

文選卷第五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論三

嵇叔夜養生論一首

李蕭遠運命論一首

陸士衡辨亡論上下二首

○養生論一首

善曰嵇喜爲康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藥亦以爲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

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

嵇叔夜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

善曰王楚辭注

記注曰致之猶言至也

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往皆莫大非天

善本

妄者

良曰言過神仙上壽以往皆是天妄而死

善曰養生經黃帝問天

此

皆兩失其情

善本有請字

試粗論之

向曰兩失謂神仙天妄也言失其論事之情也

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粗麤也

夫神仙雖目不

善本作

見則

善本作

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

角而論之其有必矣

濟曰較明也其有必矣言必有神仙事也

善曰廣雅曰較明也

似特受異氣

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

銑曰言神仙非學之所能成也

善曰

知其然而然老

至於道可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

向

數百年可有之耳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

韓曰導攝也

攝養性命使致長年則有之矣而世人皆不知其精妙不得長年也

何

曰天老養生經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為限節度護之可至千歲

以言之夫服藥求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然流離

銑曰服藥不得汗也 良曰愧懼也言服藥求汗或有不得者或有人懼情一集

乃有渙然而汗出者流離汗貌 善曰漢書曰上問左丞相周勃曰天下一

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出幾何勃又

謝不知汗出洽背媿不能對周易曰渙汗其大號

終朝末餐食則嚶然思

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饑

翰曰嚶然饑憂貌 善曰毛詩曰終朝采

綠終朝謂從旦至食時嚶然飢意也禮記

曾子謂子思伯曰吾執親之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懷殷憂則

喪也水將不入口者七日

達旦不眠

音名濟曰夜分半夜也 良曰閉目曰瞑皆言憂懼損性故不能

致長年也 善曰古眠字韓子曰衛靈公至澗水之上夜分而聞

有新聲者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

勁刷理髮鬚醇醴發顏僅乃

得之

向曰勁刷謂梳也醇醴酒也言以梳理其髮鬚飲酒以發顏色其髮鬚髮

豎面赤耳僅少也 善曰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也何休公羊傳

注曰僅

壯士之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

於酒之發色者豎髮衝冠亦

甚於梳理者矣言怒亦損性植豎也 善曰淮南子曰荆軻為燕太子丹刺由

於王高漸離宋如意為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荆軻瞋目裂眦髮植冠

由

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向曰形骸無精則困國無君則亂也神

躁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銑曰精神急躁於腹中形貌失

色於外如君暗而夫為稼於湯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

善本焦爛必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濟曰殷湯大旱七年

若種稼於其世偏有一水之功者雖終見焦爛則此苗必得一灌之潤而後枯

死亦猶今養生雖終歸於死必得一養之益也良曰誣輕也善曰

種曰稼言種穀於湯之世值七年之旱終歸是死而彼一溉之苗則在後枯亦

猶人處於俗同皆有死能攝生者則後終也孫卿子曰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說

文曰既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肆之翰曰侵損肆縱也善曰淮南子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養生要是

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翰曰言世人不識養生之理欲求長年者

亦猶不知苗有一灌之益而直欲望嘉穀熟於旱苗終不可是以君子知得也善曰國語子條謂秦伯曰使能成嘉穀君之力也

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

形無神可恃則死也 銑曰神若無形則何所依存此皆相依憑也 濟曰喜

怒過甚則害生理之易也 善曰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

者生之制也一失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良曰不為彊梁愛

仁則二者傷矣

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韓曰

也 銑曰泊然無營欲貌無感謂哀樂不能在懷也 善曰老子又呼吸吐

曰我獨泊然而未兆 說文曰泊無為也 禮記曰樂行血氣和平也

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裏俱濟也濟曰呼吸吐納謂服

神在內不以憂喜亂之則相親而濟於長年也 善曰莊子夫田種者一畝

曰次噓呼及吐故納新為壽而已矣 古詩曰服食求神仙

十斛謂之良由此天下善本有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善

有也字 銑曰上農區田謂穿坎為區廣深六寸相去七寸區中種穀一窠秋

收每區三斗計畝當百斛也 善曰汜勝之田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

六寸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治十畝至秋收區三田種一也至

一粟畝得百斛也 區音鄔侯切一曰謂區隴而種非漫田也

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

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

向曰相懸謂畝十斛畝百斛也商農所以無十畝百斛之利者為守其常見不知變

通故也亦如人之在生但見目前所欲不識養生之理可致長年也

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

音名銑曰豆謂大豆也言食大

豆則身重食榆則多睡也瞑睡也善曰經方小品倉公對黃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博物志云食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又曰啖榆則瞑不欲覺也

合

歡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

善本有共字

知也

翰曰蠲除也合歡萱草藥名也善曰神

農本草曰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曰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離了不相牽綴樹之堦庭使人不分忿也毛詩曰焉得萱草

言樹之背毛萇詩傳曰萱草令人忘憂名醫別錄曰萱草是今之鹿葱也

董平害目豚魚不養常世所

識也

善曰養生要曰大蒜多食葷害目又神農曰豬肉虛人不可久食又曰純肉損人與豬同說文曰蒜葷菜也董與葷同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

人虱

處頭而黑鹿射食柏而香頸處險而癭於齒居

而黃

良曰頸項也皆謂所處所食土地所宜而致之也善曰抱朴子曰今頭虱著身皆稍變而白身虱處頭皆漸化而黑則是玄素果無定質移

易存乎漸本草名醫云麝香形似麝常食柏葉五月得香又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滿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著矢溺中覆之皆有常處人有遇得乃勝殺取惟南子曰險阻之氣多瘰謂人居於山險樹推此而言凡所食之氣蒸木瘤臨其水上飲此水則患瘰齒黃未詳

性染身莫不相應豈唯

善本從心

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之

使闇而無使明

翰曰豈唯所食之氣害之使重闇者亦有能變之使輕明者也

薰之使黃而無使

堅

銑曰薰之使黃則必脆亦能變之使堅也

芬之使香而無使延哉

濟曰芬亦薰也言能薰之使黃使堅

使香則亦能使人延長明矣善曰方書曰延年長也

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

善曰本草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王養命以應天無毒久服不傷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性以應人養生經曰上藥養命五石練形六芝延年中藥養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也誠知性命之理因輔養以通也

良曰輔而止助也

人不察

良曰不察服食唯善本

從心

五穀是見聲色是耽目惑玄

黃耳務淫哇

鳥佳反向曰淫哇樂聲也李軌曰哇邪也周禮鄭玄曰五穀麻黍稷麥豆也

吾曰法言曰哇則鄭

滋味煎

其府藏醴醪善本作煮鬻字

其腸胃

翰曰滋味血肉之食也醴醪酒也善曰莊子曰聲色滋味之於人心

不待學而樂之漢書曰五藏六腑周禮曰凡齊事鬻監以待戒令鄭曰鬻監謂練化之鬻今之煮字也

香芳府肉其骨髓

喜怒哀悖其正氣

銑曰腐敗悖亂也正氣謂安樂之情也善曰廣雅曰悖亂也文子曰修理而動者正氣

思慮消

善本作

其精神哀樂殃其平粹

音邃濟曰殃傷也平粹謂純和之性善曰文子曰人之性欲乎又曰

真人純粹應劭漢書注曰粹淳也

夫以藪在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

良曰藪爾小貌軀身也非

一塗謂聲色玄黃滋味芳香喜怒哀思慮哀樂之事共攻於人身也善曰在氏傳子產曰藪爾小國杜預注曰藪爾小貌也

易竭之身

而外內

善本作

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

向曰以百年易盡之身而喜怒哀思形於外思

慮攻於內所謂受敵也且非木石之堅必不可久言將死也

其自用其甚者

濟曰言自用其性不依攝養之術也

飲食不

節即以至百病好色不勸以致之絕

翰曰謂形神之氣之絕也善曰素問黃帝曰有病心腹滿此

何病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病亡發曰百病咸生漢書杜欽上疏曰佩玉晏鳴關睢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也

風寒所災百

毒所傷中道夭於衆難

銑曰衆難謂上哀樂之事善曰莊世皆

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

向曰人皆笑之傷之謂其不善持攝生性也悼傷也善曰方言曰悼哀也笑悼謂

笑其不善養生而反哀其促齡也

至於措身失理亡之於微

良曰有致養其身有失其理者失於微纖之間也措

置亡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百從百得老從老得終失也

悶若無端

翰曰白謂白髮也終謂死也言死者悶然不知其端緒之所由也善曰莊子曰藏乎無端之紀

中智以下

謂之自然

濟曰言中人小智已下謂漸然至死為自然也善曰穀縱梁傳荀息曰中智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智以下也

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衆險於未兆

銑曰中智

之人縱少悟養生之事皆恨逢遇之初不慎衆險於未始之前也衆險則喜怒哀樂之流也善曰老子曰未兆易謀

是猶

善本相作由

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而

善本無為而字

受病之始也

善曰韓子曰扁鵲謂相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受字

受字

扁鵲療簡子東過齊見相侯束皙曰齊相在簡子前且二百歲小白後無齊相
侯田和子有相公午去簡子首末相距二百八十年史記自為舛錯韋昭曰魏無相
侯新序曰扁鵲見晉相侯然此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理
相侯竟不知何國也向同善注

善本作治字翰曰著盛也夫人之患害成於微小之間人所不知及將救之疾
已盛矣故醫者無功療之也亦如國家當重賢良以理天下而人和年豐豈可
輕棄而不用及國亂乃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
欲用之則無可施功也

察莫不皆然濟曰馳騁猶歷觀也域間也一切猶一時也言歷觀常人之
間故有一時苟且之壽皆不曉養生長年之理則俯仰觀察
莫不皆然以多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良曰有
言多也

醫者皆以爲疾狀多同遞相證驗以自寬善本作
性字縱聞養生之事則

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向曰中智之人縱知養生之事則自斷於
所見苟隨其欲謂養生之理不如此也其次

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銑曰言狐疑之心雖少近不知
養生之所由何如亦未定也其次自力

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翰曰言服
藥未至於

驗志厭而將歇
中路則廢者

或益之以吠犬澮古澮水而泄之以尾閭善本無而欲坐

望顯報者

翰曰吠會細流也尾閭海水泄處也言人之服藥所益如細流之進而乃多泄其精如尾閭之泄其必難及而服藥不慎難求

長年亦如是矣顯報謂長年也

善曰尚書曰濬吠澮距川孔安國曰一畝之

間廣尺深尺曰吠廣二尋深二仞曰澮吠澮深之亦入海也莊子海若曰天下

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

司馬彪曰尾閭水之從海水出者中一名沃焦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

下故稱尾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也在扶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焦盡故名沃焦

或抑情忍欲

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自之前所希在數十年之後又

恐兩失內懷猶豫心戰於內物誘於外交賒相傾如此復

敗者向曰嗜好之物且在目前藥效之事十年之後欲從其道恐復無驗兩

樂以服食為賒應二者相傾復有敗攝生之事者戰爭也善曰說文云希望

也穀梁傳荀息曰夫人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楚辭曰心猶豫而

狐疑戶部曰五尺大犬為豫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為猶顏師古以為人將犬行

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俟如此往還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

故稱猶豫或以爾雅云猶如鹿善登木猶獸名聞人聲乃猶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

以自

善本作目字

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

向曰豫章木名其初生與

林木同類至七年柯條乃覺殊也養生之理初與衆人同道道成然後可覺殊矣善曰淮南子曰豫章之生七年可知延叔堅曰豫章與枕木相似頃七年

乃可別耳枕音尤

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意速而事遲望近而

應遠故莫能相終

濟曰躁喧塗道也長生之理漸修而遲其應遠矣人意欲速而望近以此莫能有專志以相終而得之也

善曰老子曰聽之不聞名曰希王逸楚詞注曰無聲曰靜

夫悠悠者既未效不求而求者以不

專喪業

良曰悠悠者謂心遠於此道者效驗也求者謂求養生者喪失道也言不專心則失業也善曰論語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偏恃者以不兼無功

良曰人有偏恃一事者必不兼於他事故養生無功也

追術者以不道

自溺

翰曰追法術苟從名譽者必偏於小道沈溺其心又不能成矣

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

能成也

向曰此類謂上所述也

善養生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

寡欲

善曰莊子曰廣成子謂黃帝曰必清必淨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老子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

忽而不營非欲而彊禁也

銑曰不是心中實欲而彊自禁止蓋真不欲之故能養生也善曰左氏傳曰名位

不同禮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

銑曰厚亦異數

也善曰國詩單襄公曰厚味實腊毒也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泊

善本作白字獨著

向曰言外物聲色之類欲以累其心者不存繫之於神氣以醇素淡泊獨明其道著明也善曰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

莊子曰外物不可必司馬彪曰物事也忠孝內也而外事咸不信受也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莊子曰虛室生白向秀曰虛其心則純白獨著明

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又守之以一養之以和和理曰

濟同乎大順

翰曰道生一故守之而不亂其心不亂其心故養和其神和其神理長年可濟故同乎天地之又理也順理也善曰能

月曰聖人平易恬淡則憂患不能入也邪氣不能襲也故其德全而神不虧矣故曰聖人不思慮不預謀也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式王弼曰一少之極也

式猶則也文子曰古之為道者養以和持以適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老子曰玄

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大順鍾然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善曰白虎

會曰反俗以入道然乃至於大順也通曰醴泉者美泉也狀如醴酒也希以朝陽綏以五絃翰曰綏安也希於朝陽所以養和

所以養羣生也此皆謂得生性之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善曰莊子曰天

理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晞乾也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之也忘歡而後樂足遺生而

後身存向曰忘其歡則形不勞故樂足不勞形則曰遺生故身存也善

足樂足而後身存莊子曰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失形全精復與天為一者也若此以往如可與美次明比

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向曰言將與仙人比年爭壽則何為其無有長年也善曰晉顧頡曰楚人

心度物也史記曰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羨門古仙人也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運命論一首善曰運謂五德更運帝王所稟以生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各象其類興亡之名應錄以次相代宋

均曰運錄運也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下之命也

李蕭遠

善曰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博介立不能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尋陽長史

右美績病卒

銑同善注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

善曰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止命論曰窮達有

命吉凶由人莊子北海若曰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

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

善曰聖明已見王命

論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

所以相親也不介而自親

翰曰謂不因媒而相親蓋道合也介媒也唱善曰介紹也禮記曰介紹而傳命

乏而必和謀之而必從

良曰唱和相從君臣和也

道德玄同曲折合符

濟曰委曲相合

有如符契善曰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為玄同論語曰君子上達與天合符

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

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

向曰不相疑故不信讒不信讒故君臣道成矣

其所以得

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運也

銑曰所以能成君臣道者以此也

夫黃河清而聖人出

韓曰黃河清則聖人出

清則聖人生於時也

良曰里社神祠也

善曰易乾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

先見於河河水先清清變白白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春秋潛潭巴曰里

社明此里有聖人出其响百姓歸天辟亡宋均曰里社之君鳴則教令行教令

明惟聖人之能也响鳴之怒者聖人怒則天辟亡矣湯起放桀時蓋此祥也明

與鳴古

字通 君龍見而聖人用

濟曰龍潛之時道不用也喻君未升位也龍既見矣故用於時喻君功成於天下也

曰易曰見羣龍無首吉

故伊尹有莘

所

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

向曰莘氏國名也媵曰小臣也阿倚衡平也商殷也言殷有伊尹倚以萬事平

於天下也

善曰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湯立以為三公

詩曰實維阿

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

銑曰太公望也周尊太公故號為尚父

善曰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于周西伯伯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曰于渭之

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非得公侯天遺汝師王乃齋戒三日田于渭

之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毛詩大雅曰維

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

師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

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

韓曰百里奚賢人也初仕於虞國虞君不用其言乃滅之乃之

秦秦用其謀而為彊霸蓋一人之身也用之國昌不用則國亡也非在虞則不才在秦則賢 善曰呂氏春秋曰凡亂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遠始乎本而後及末亦然故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處乎張良受虞知非遇也其處於秦非加益也有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

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 向曰張良漢臣也 善曰黃石公記序曰黃石者神人也 有上略中略下略河圖曰黃石公謂

張良曰讀此以游於羣雄 向曰羣雄諸侯也 其言也如以永投石莫之受

也 銑曰石堅水柔以柔投堅其不可入也言道不合亦猶是也 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以石投

水莫之逆也 翰曰以堅投柔其勢必入故不逆也自 非張良之拙說

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 良曰非拙巧之異也蓋識與不識用與不用耳陳謂涉也項謂羽也沛公謂漢高祖也

善曰漢書張良乃說項梁立韓成為韓王而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

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 濟曰張良之說前後一也蓋前人不識離合之道也離合

之道若神明之相應合也 故彼四賢者名載於錄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

之賢愚哉

向曰四賢謂伊尹太公百里奚張良也言此君臣之道應乎天

善曰春秋考異記曰稽之錄圖參於泰古易坤靈圖曰湯臣伊尹振鳥陵春秋

命曆序曰宋主受丹書呂望佐昌發春秋保乾圖曰漢之一師為張良生韓之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欲

善本作慾字

將至有開必先

明其志如神

意之所欲事有開通者應必先達君臣相合運命所當者亦如之也善曰禮

記文也鄭玄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嗜慾將至謂其王天下之期將

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

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善本作

降神生甫及申

惟申及甫

惟周之翰運命之謂也

善曰詩大雅文也箋云申申伯甫甫侯也毛萇

及申伯為周之幹

豈唯

善本

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

女也妖

善本作

始於夏庭

善曰亂亡之國亦運命也餘注與李善同

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帝之寢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祭而藏之乃吉於是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祭在櫝而去之比三代莫之敢發至厲王之未發而觀之祭流於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譟之祭化為玄黿以入王後宮後宮童妾既亂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一女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謡壓弧箕服實云周國於是宣王聞之有夫婦賣是器者宣王使執而戮之於道而鄉者後宮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棄子以贖罪棄子出於褒是為褒姒幽王廢申后立褒姒為后后父申侯怒攻幽王遂殺幽王酈山下祭任

切曹伯陽之獲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

尚曰社宮猶社稷也善曰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

眾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云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且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畋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且言畋弋之說悅之因訪政事說於曹伯陽從叔孫豹之睚豎牛也

禍成於康宗

翰曰魯大夫叔孫豹入齊過康宗婦人宿遂有子在齊夢天壓己有一人深目而黧喙命之曰牛助余乃勝之後還晉過

康宗婦人見所有之子狀如夢中者豹以夢中命為牛因呼曰牛乃曰唯豹將歸魯寵而親之使為豎後豹病豎牛將為亂羣臣有進食者豎牛皆不進覆之以返空器叔孫遂餓死此則禍成於康宗矣睚親也豎官號也善同翰注

吉凶成敗各以數至

良曰謂運數至也善曰

春秋考異卸曰吉凶有效存亡出象正命論曰驗行事之成敗數曆數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曆數謂天道也

咸皆不求而自合

不介而自親矣

銑曰介媒也

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

而衰以武興者六八而謀

翰曰何圖洛書聖人將興之應也末王受命九十七而終武王伐紂之時年八十六衰謂

末王沒也謀謂武王謀伐紂也九十七當言九十七而言七九八十六當言八十六而言六八蓋言之倒善曰文謂文德即文王也武謂武功即武王也言以文

德受命者或七世九世而漸衰微以武功而興起者或六世八世而謀也

及成王定鼎于

善本作於字

丑三十七年七百天所命也

善曰左氏傳王孫滿之辭也其世之多少年之短長皆天所命也七九六八即十世

數也杜預注曰郊郭今何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

故自幽厲之間周道大壞

何曰幽主厲主無道不恤國事

故大壞也

善曰言自成王至于厲主凡有八世即應七而衰也

二霸之後禮樂陵

遲

善曰二霸齊桓晉文也自厲主至于二霸之卒凡有九世即應九而衰也

文薄之弊漸

於靈景

翰曰文德之澆薄其弊漸生於靈主景主之時也善曰自二霸之卒至于景主凡有六世即應六而謀也尚書大傳曰周人之教以文

上效以文君子其失也小人薄鄭玄曰辯詐之偽成於七國良曰七國謂齊楚燕

趙韓魏秦也辯詐謂游說之士也善曰言文薄既弊詐酷烈之極積於

亡秦濟曰前述七國則秦在其中今此重言者謂吞滅六國獨擅暴於天下

也漢亡之故云亡秦也善曰言詐偽既成故加之以酷烈也解嘲曰

留刑靡弊秦法酷烈也文王早之也良曰漢朝初雖重文章之士而高

言也善曰言周人之教以文故漢承之以貴也漢書曰陸賈為太中大夫賈

時上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也中長子昌言曰

漢祖輕文學而簡禮義雖仲尼至聖顏冉太賢善曰家語冉有曰孔子者大聖兼

行著名孔子稱其賢又曰冉求揖讓於規矩之內閭閻銀於洙泗

字子有以政事著名性多謙退之不能遏其端良曰道之不行雖至賢揖讓規矩亦不能退絕澆浮

曰孔子朝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孔安國曰閭閻中正之貌禮記曾子謂子夏

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史記曰其哉魯之衰也

洙泗之間閭閻如也孟子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

論曰遏絕其端其命在天也

維其末

銑曰孟孫二子體法顏冉故云體二志望孔子之道故云希聖當衰

善曰周易子曰君子知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之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而悟顏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

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法言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

之人亦顏之徒也顏嘗希夫子矣李軌曰希望也言顏回嘗望孔子也禮記文

嘉曰從容中道天下卒至於善本溺而不可援也善本無夫以仲

陰陽度行也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良曰卒終也溺謂大道沈溺也援助也

翰曰道不運會而見輕也以仲尼之辭也而言不行於定哀善曰言小

人之失在薄故孔孟所不能援也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

也魯定公以孔子為司寇季桓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遂行適衛善曰

衛靈公置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孔子恐獲罪去衛也以仲尼

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

善曰史記曰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

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

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

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主

以仲

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魋

音頽 善曰史記曰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扶其樹孔子弟子

曰可以速行矣孔子曰天以仲尼之智也而受

善本無屈 善本有於陳

蔡

善曰家語曰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乎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賢聖其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遂使徒兵距孔

子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蔡羹不充

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毀於叔孫

善曰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

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自絕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夫道

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於人

善曰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

言足以經萬世而

不見信於時

善曰文子曰養生以經世莊子曰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行足以應神明

而不能彌綸於俗

濟曰彌廣綸理也言時君不能用之使廣理於俗也善曰孝經曰孝悌之志通於神明周易曰故能彌綸天

地之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

向曰經歷天下應聘七十國君竟不見用是不得其主而運不合也善

曰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

驅驟於蠻貊之域屈辱

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何謂賢也

於公卿之門

韓曰孔子道不行欲居九夷夷即蠻也夏謂中國也屈謂受屈於季氏辱謂見辱於陽虎並魯之公卿也善曰蠻謂蔡楚也

毛詩曰蠢爾蠻荆夏謂宋衛也公謂魯侯也卿謂季氏也列子楊朱曰孔子屈於季氏見辱於楊虎也

其不遇也如此及其

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封己養高勢動人主

銑曰子思孔子

之孫也言子思望先聖之道欲先聖之體然而未至聖道但為厚己養其高名能以權勢動於時君也言其道不如孔子而時君反信之孔子有聖德而時君不用此運命也希聖也善曰史記曰伯魚生伋字子思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伯牛閔子顏回則具體而微劉熙曰體者四支股脚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國語叔向曰引其所黨以封己韋昭曰封厚也魏志曰高柔上疏曰三事偃息養高者也其所

游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

善本有雖造門三字

猶有不得賓者焉

翰曰言子思游歷天下而諸侯皆結車馬至子思之門而諸侯尚或有不得預賓客之位者造至也善曰或無雖造門三字

其徒子夏

升堂而未入

善本有於字

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之

善曰論語子曰由也升堂

矣未入於室也家語曰卜子夏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咨問國政焉

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

於夫子而莫敢聞其言

向曰西河地名也肅訥也問非也言西河之人敬子夏而歸附其德比道於孔子而人不敢非

其言其道不如孔子而人乃信之蓋運命使之然也善曰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

陳羣論語注曰不得有非間之言者也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

世善本作君子區區於王歎息於一朝直屈原以之沈湘賈

誼以之發憤不亦過乎銑曰言此二人不達運命之理所為太過也善曰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

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六毀誼於是天子亦疎之以誼為長沙王大傳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原楚賢

臣也被讒遂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楊雄反騷曰欽弔楚之湘纍音義曰屈原赴湘故曰湘纍也然則聖人所以為

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翰

遇窮厄之時其心不怨居重任之地其心不疑也善曰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

屈憤也言身可以受辱者推於運命也道不可損者以待其時也則屈原沈湘賈誼發憤適足以彰君之過而自損是不知道運命之理也善曰漢書孫寶曰

王

道不可訕身訕何傷也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翰曰失位則可以推排運命而忠義之名守之如一不可失也

也奪失譬言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銑曰水流曰淵

善曰管子曰水有大小出之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之曰川出於地而不流命曰淵水也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

地則土潤善曰淮南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為雨露下地為

月令曰季夏之月土潤溽暑鄭玄云土潤謂塗濕也體清以洗物不辭善本作於濁受濁以

濟物不傷其善本作清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廉正而長久其

無不寀塗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管子曰夫水淖溺以清好灑人之惡仁也寀式甚切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

也夫忠直之迂於主獨立之負於俗理勢然也翰曰忠直之言必逆迂人主之

意獨立清正則背於俗類此事理之勢所宜皆然矣迂觸也善曰呂氏春秋

曰古人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小雅曰迂犯也鄭玄禮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良記江曰負月也

木高出於林上者故風吹而先折也

濟曰岸側有堆阜而出於岸侵入於水

者故水流必先衝之也湍衝也

善曰廣雅曰秀出也論衡曰風衝之物不得

育水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

向曰德行高遠出乎羣俗故衆人嫉妬共

曰史記曰商君說秦孝公曰夫

前鑒

善本作

不遠覆車繼軌然善作

有高人之行固見非於世也

監字

作而

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

名也

良曰前鑒謂行高忠直之心皆見非斥以成罪累如車之既覆後來者

而惡其生蓋將以遂其所志而不悔執直而不失者何為哉非所以好其死

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也史記司馬遷曰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也班固漢

書贊曰雖其陷於刑辟

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

銑曰言衝君之

自與殺身成名者也

威以進忠直如

涉風波之險道恐墜落而死矣冒衝也塗道也

求成其名而歷謗謔

作誹於當時彼所以處之蓋有筭矣

翰曰言忠直之人冒險道歷

謗字

謗議於當時所以甘處危亡

之地蓋有善計而進於君矣

善曰司馬

遷書曰言流多謗議蒼頡篇曰筭計也

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見在

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則伊尹呂尚之興於殷周

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而自得不邀而自遇矣翰曰言

行命與貴合伊尹用於殷湯呂望用於周文百里奚用於秦穆公張子房用於道之將

漢高祖也善曰論語子夏曰商聞之生死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曰道之將

行也與命也論衡曰命吉不求自得富貴之命西京賦曰不徼自遇道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豈獨

君子恥之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向曰道廢命賤豈

不為政乎蓋亦知為之而必不得也善曰論語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凡希世苟合之士遽蒞戚施之

人銑曰希望也遽蒞口柔也戚施面柔也言人有所作望得時世苟且求合則

其心懷輕薄鄙惡之性而語則詐偽口面柔和以求取於人意也善曰莊

子曰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憲不忍為也司馬遷報任安書曰苟合取容毛詩云燕婉之求遽蒞不鮮文曰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俛

仰尊貴之顏逶迤勢利之間

銑曰對尊貴之人則俛仰媚取其顏色而進行於勢利之中也逶迤行貌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俛仰伏也鄭玄毛詩箋曰遽蒞觀人顏色而為辭故不能俯又曰戚施下人以色故不能仰史記曰蘇秦嫵逶迤而謝白見季子位高

濟曰貴人之
意所爲者無

以闕看爲精神

良曰闕看盛衰以爲精神之明盛者向而附之衰者背而
去之以此爲見變通之妙善曰周易曰變通者趣時者

翰曰言其
遂勢所集

如人歸市以求利也失勢者則棄之如人脫屣而遺之也善曰孟子曰大王居幽狄人侵之乃踰梁山邑于岐山下從者如歸市焉廣雅曰脫誤也毛詩曰

其言曰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

向曰其言謂逐勢利之人有言也言立忠直之名而身致危亡困辱失其官爵者也而我苟順人情以取悅媚

且全其身以存其榮則名與身孰親言身可謂也忠直之名不可近也得失誰賢言得者賢也榮與辱誰重言榮者重也孰誰也珍重善曰老子曰名與身

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車徒

善本作色字良曰絜謂裝飾使其鮮絜車徒謂車馬侍從也 翰曰冒貪也 善曰杜預左氏

傳注曰眈眈摸然自以為得矣銑曰眈眈驕詐貌善曰爾雅曰脉脉相視也蓋見龍逢

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翰曰言其俱見龍逢比干

忠諫而死以為不如逐勢變通以全其身則不思飛廉惡來之誣佞竟以誅滅矣族謂家族皆誅也善曰尸子曰我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

謂義之必利也史記曰中潏生輩廉輩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去臯彼目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

死牧蓋知伍子胥之鑄燭鏤力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

夷於楚也向曰費無忌楚之讒佞人也屢害賢良昭王誅之夷邪也言邪佞之人但知子胥忠死以為不如誣佞以全乃不戒慎無忌誣

媚必見殺也善曰左氏傳曰吳伐齊越子帥其屬以朝焉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秦吳也夫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主聞之賜之屬鏤以死杜

預曰屬鏤劍名也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

禍也善曰漢書曰汲黯為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文曰上以張湯為懷詐面欺使使薄湯湯自殺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

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載以蓋笑蕭望之跋蒲躓利於前而不懼牛車有棺而無槨銑同善注

石顯之絞縊於後也

良曰跋躓謂折挫也絞縊以繩自繫而死也蕭望

顯讒言顯急令車騎圍望之弟乃歎曰吾任將相年踰六十矣入牢獄苟求生
活不亦鄙乎竟飲鴆自死天子聞之大驚曰殺吾賢傳此為折挫於前也而後
邪佞笑之後成帝立以石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懣不食在道而死後之邪
臣又不懼見前事皆復為之也石顯病死而言絞縊者誤也善曰毛詩曰狼

跋其胡載躓其尾

故夫達者之筭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

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重貴乎則幽厲

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

翰曰言人立身在於有道不在

富貴也周幽王厲王之無道雖

為天子不如仲尼有道而為陪臣也

善曰左氏傳王饗

必須勢乎則王

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聞其門也

向曰王莽董

弄權勢者也仲舒謂董仲舒也楊董皆儒學才藝之士也言其守靜其門闐然不喧雜也

必須富乎則齊景

之千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

向曰四馬曰駟也

善曰論

之日民無得而稱焉文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融曰其為實乎

則執杓而飲河水善本無水字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

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濟曰人之為實理者則執杓飲水於河中則河水雖多所飲不過滿腹棄室而霑麗

於雨中則雨水雖廣不過濕身而已此各知分守理者也過此已外必不取矣

濡濕也受取也善曰柏公新論曰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操其為名乎則善惡書於善本作于字史策毀

譽流於千載善本作賞字罰懸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

畏也善曰淮南子曰三代之善千歲之積譽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

乎翰曰言人為善惡流於千載豈可苟從一時耳目之為譬命駕而游

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向曰此五都天下所湊會之處

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也褰裳而涉汶陽之丘則

天下之稼如雲矣

銑曰塞舉也涉渡也汶水名水北曰陽丘山也言汶水北山之下田壤良沃此則知天下禾稼如雲之多

曰毛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公羊傳曰莊公會推直髻

善本作

而守

而守

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

翰曰推髻以髮向後為髻善本

倉但見倉粟積多如山如坻在前矣終非其有也教庾海陵並倉名坻小渚也善曰漢書曰尉他雕結服虔曰雕音推今兵士推頭結張揖止林賦注曰紒髮

後垂也紒即髻字也于子正文引此而為髻字漢書曰築角道屬河以取教倉粟又枚乘上書曰夫漢轉粟西向不知海陵之倉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

毛萇傳曰京丘也鄭插楚甲切善枉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

與徐璠煩之珍可觀矣

向曰枉衣襟也言插衣襟以登山也鍾山藍田並山名皆出美玉也夜光璠璠美玉名也善

曰爾雅曰扱枉曰擗廣雅曰扱插也並初洽切淮南子曰鍾山之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許慎淮南子注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左氏傳曰

季平子卒陽虎夫如是也為物甚眾為己甚寡不愛其身而

嗇其神風驚塵起散而不止

銑曰夫如是五都之貨汶陽之稼倉廩之積珍寶之美為眾多也而為己

之所得者甚少豈可為志且苟貪於榮祿賄貨者乎蓋須益於主而利於人也
翰曰夫人立身之本在孝與忠而行其道德去其邪惡是愛身也豈其專務諂
邪不義則是不愛其身而愛其神也且有身然後安神既不爱其身空愛其命
有如風驚塵起一散而塵不復止矣嗇愛也 善曰呂氏春秋曰凡事之本必
理身嗇其大寶高誘曰嗇愛也寶身也風驚塵起 六疾待 善本作 其以刑五
喻惡積而豐生塵散而不止喻豐生而不滅也 侍字

刑隨其後

良曰五刑謂劓墨官割臍大辟也言其為邪諂而五刑常隨後

曰是謂近女室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天生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
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手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
今君不節能無及此乎書 利害生其左攻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
曰惟斲五刑以成三德也

身名之親疎分榮辱之客主哉

齊曰言邪佞逐利之人其利害攻

以為能見親疎分別其客主哉言非也客主榮辱也以榮為主以辱為客也
善曰言奔競之倫禍敗若武而乃尚自以為審見身名親疎之理妙分榮辱客
主之義哉言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惑之甚也

何以正人曰義

善曰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
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為非曰義 故古

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

善曰淮南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

其欲也為天下掩眾暴寡故立天子以齊一之也

古之仕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

官也

翰曰古人所以入仕者以官為行義之本不以祿為利而貪其官位也冒貪也善曰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

古之君

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而弗得也

向曰得謂得官位也原

乎天人之性核

胡革乎邪正之分

銑曰原本也核考也善曰呂氏春秋

積其禍無不違也

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筭其昭然矣

良曰言自

上至此論而筭之則天人邪正禍福榮辱之事皆昭然明白可以知也善曰

爾雅曰權輿始也戶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呂氏春秋曰少多治

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管子曰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孟故君子

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孫卿子曰先義後利者榮先利後義者辱也

舍彼取此

濟曰捨彼邪佞之道取此忠正之理善曰言

若夫出處不違

其時默語不失其人

翰曰邦有道則出而仕邦無道則隱而處也言必不違此時矣道不合則不與之言故曰默道合則

與之言故曰語不可失其知人之鑒也善
曰周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天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

所璣琬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
尚曰天之轉動衆星遂移而北斗恒居其所而不動也璣琬謂北斗

柄也逐四時以指四方而衡星在七星之中不遷其處也有如車軸不轉而輪
動焉故云執其中也以喻賢聖之人雖遇時各異而志節不改
善曰言君子

之性語默出處雖從其時而中心常不改其操似天動星迴而北辰常居其所
而不改也
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鄭玄曰北極謂

之北辰也尚書曰璣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璣衡王者正天文之器可運
轉者馬融曰璣璣渾天儀曰轉旋鄭玄曰轉運者為機持正者為衡莊子曰軸

不運而輪
致千里也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昔吾

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銑曰言明智安身遺其遠謀以安勸其子孫者則孔丘嘗為此事也哲智保安貽遺厥其老

康之先也與孔子同志為友故云吾先友也
善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

孫謀以燕翼子者毛詩大雅文也毛萇傳曰燕安也翼勸也箋云貽猶傳也孫
順也言傳其所順以天下之謀以安其勸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
論語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辨亡論上下二首
善曰孫盛曰陸機著辨亡論言吳之所以亡也

陸士衡

翰曰辨亡者所以辨吳興亡之事也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

良曰御理也

善曰姦臣謂董卓也谷賓

臣竊國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

濟曰弛廢紊亂也

善曰谷賓戲曰鄧帝紘恢皇綱劇秦新曰皇綱弛而未張新序曰及定主王室遂卑矣

於是羣雄鋒

善本作亥蜂字馬

義兵四合

善曰廣雅曰駭起也漢書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又魏相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

吳武烈皇帝慷

慨下國電發荆南

銑曰武烈皇帝孫堅也則權之父焉慷慨壯志也下國諸侯之國也電發言威如雷電也堅起兵於荆州

故云荆南也及權即皇帝位追謚為武烈皇帝

善曰兵志曰漢以孫堅為長沙太守董卓專權諸州郡並興義兵欲以討卓堅亦舉兵荆州刺史王叡素遇

堅無禮堅過殺之比至南陽衆數萬人楚辭曰雷動雷電

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威稜則夷羿

震盪

達

兵交則醜虜

授馘

古獲反向曰言孫堅權變之略為當世雄伯也紛紜言多也東晉古之善射者

也醜衆也虜服也言其威稜則雖善射者必震盪而懷懼出兵交戰則賊衆咸服而授馘也馘謂殺而割取其耳以計功數也

善曰八公山傳曰權者反於經

而後有善者也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書曰威稜愴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左氏傳魏莊子謂晉侯曰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東昇收之以為己相杜預

曰夷氏也左氏傳曰兵交使在其間毛詩遂掃清宗祊補蒸禋因皇曰仍執醜虜箋云醜所格者之左耳也

祖翰曰皇祖謂漢祖也宗祊宗廟也蒸禋祭祀也善曰毛詩曰祝祭于祊毛萇傳曰祊廟門內之祭也爾雅曰冬祭曰蒸尚書孔氏傳曰精意以饗

謂之禋皇祖謂漢祖也吳書曰于時雲興之將帶州風起之師跨堅入洛掃除漢宗廟祠以太牢

邑良曰雲興風起言多而勇也師哮呼嘯呼之羣風驅熊羆之兵師也帶州跨邑言天下皆是

衆霧集翰曰哮嘯虎振聲也言兵勇叫之勢若虎之振聲如風之驅走熊羆亦猛獸霧集言多也善曰毛詩曰進厥武臣闕如虒虎尚書

武王曰勗哉夫子尚相雖兵以義合同盟勗力然皆苞藏禍心相如虎如豹如熊如羆

阻兵怙亂濟曰羣雄雖義以舉兵同為盟誓勗力以匡帝室將除暴亂然皆苞藏禍心欲行篡逆阻守疆兵恃託除亂也怙恃也善曰

左氏傳曰諸侯同盟於亳國語曰勗力一心賈逵曰勗力并力也左氏傳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苞藏禍心以圖之又衆仲

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杜預曰阻恃也又君子曰史佚所謂無怙亂也或師無謀律喪威稔寇向曰言羣雄之

兵或無謀策之法喪失兵威於成熟可取之敵也稔熟寇敵也善曰言出師之法必以律齊之今則不然各恃兵怙亂而出師無律也稔寇言喪其威權令資熟於寇也周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左忠規武節未見善本作如此

其著者也銑曰言羣雄忠規武節未有如孫堅之盛也武烈既沒長

沙相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良曰沒死也長沙相王謂孫策也善

言相王挺英逸之才命世而出也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

寡犯眾翰曰招攬謂收集也遺老謂堅之老臣也述業謂述父業也向曰謂以少兵犯眾敵也善曰范曄後漢書陳忠曰旬月之間神兵電掃

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

濟曰言前敵雖有守堅城之將亦攻而破之前敵不敢交鋒刃而與鬪戰也銑曰柔安底致也言叛者誅之服者安之而江外致定也善曰左氏傳隨武

子曰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赦飾法脩師則威德翕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書曰震澤底定飾法脩師則威德翕

赫良曰脩師謂理兵也翕赫盛貌也善曰周易賓禮名賢而張昭

曰先王明罰飭法趙充國贊曰喻以威德也

為之雄交御豪俊而周瑜為之傑

翰曰交雜也御用也善曰吳志曰策以彭城張昭為謀

主班固漢書曰班伯請所賓禮皆名豪又述曰賓禮故老吳志曰策徙居舒與周瑜相友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彼二君子皆

弘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

向曰彼二君子謂張昭周瑜也哲智也

故同方者以類

附等契者以氣集

善本江上有而字

江東蓋多士矣

銑曰言張昭周瑜來附孫策蓋以類聚等

於符契相合而同氣相求也用此二賢親而信之則江東多賢士而將北伐來也善曰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又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諸華誅鉏干紀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紫闥

翰曰鉏除也于亂也

紀謂網紀也

濟曰皇輿帝車也夷平庚道也紫闥帝宮也言欲襲迎漢獻帝

以平王道反其帝座也

善曰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太比子諸華

又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春秋合誠圖曰誅鉏民

害也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帝繫欽辨惑曰吳人

者以船楫為輿馬以巨海為夷庚臧榮緒晉書司徒王謐議曰夷庚挾天子

未入乘輿旅館然夷庚者藏車之所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闐紫闥也

挾天子

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

向曰挾持天子以號令諸侯清其帝室天步謂帝室也歸舊物除亂反正也

善曰戰國策張儀謂秦惠王曰挾天子以令天下此王業也毛詩

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在氏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向曰戎車兵車也次謂次於路也側目

業而死也善曰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郅都側目范曄後漢書用集我大

陳蕃上疏曰羣凶側目禍不旋踵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也

皇帝以奇蹤龍襲於逸軌睿心因乎善本作今圖從政咨於故

實具播憲稽乎遺風良曰大皇帝謂孫權也言天用集會其命於我大

超逸之跡聖智之心因成善謀也軌跡睿聖令善圖謀也翰曰咨謀播布憲

法稽考也遺風謂父兄之遺風也善曰吳志曰權薨謚曰大皇帝國語樊穆

仲對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諮於故實史而加之以篤固

記曰宣王即位脩政法文武成康遺風諸侯復宗周室也

申之以節節儉時咨俊茂好謀善斷銑曰篤厚也言其志敦厚而

謀議也俊茂謂賢人也善斷謂所作不疑而必成也善曰

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班固王命論曰信誠好謀也

東帛旌於丘

園旌命交乎善本作塗巷翰曰旌次也丘園謂賢人隱逸之處也言以

於字東帛旌命招之將用於朝而使交乎道路

間巷也旌旗類也求賢使者執之爲君信也塗道也善曰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孟子曰夫招士以弓大夫以旌謝承後漢書曰鄧道不應州郡旌命

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騫異人輻湊猛士

如林銑曰天下豪彥志士賢人聞吳用賢之聲皆尋響而至如應於聲也望其光輝如影馳於形也故奇異之人如車輻攢湊於轂也猛士之徒如

林木之多也臻至希望景影騫馳善曰班固公孫弘贊曰異人並出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轂也漢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毛詩曰其

會如於是張昭爲師傅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疇入爲腹

心出作股肱翰曰周瑜將也陸公謂陸遜也爲丞相機之祖也故不言名呂蒙將軍也疇類也善曰吳志曰權待張昭以師傅之禮吳志

曰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爲武威將軍南郡太守餘並已具三國甘寧凌統名臣頌毛詩曰赳赳武夫公侯腹心尚書曰命汝子翼作股肱心膂

程普賀齊朱柏朱然之徒奮其威韓當潘璋黃蓋蔣欽

周泰之屬宣其力翰曰甘寧等十一人皆吳名將也善曰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少有氣力好游俠拜西陵

太守又曰凌統字公績吳郡人也拜偏將軍又曰程普字德謀右北平人也領江夏太守遷盪寇將軍又曰賀齊字公苗會稽人也爲蘄春太守又曰朱柏字

休穆吳郡人也拜前將軍領青州牧又曰朱然字義封朱治姊子也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爲嗣爲左大司馬右軍帥吳志曰韓當字義公遼西人也遷西武將軍又加都督之號又曰潘璋字文珪東郡人也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又曰黃蓋字公覆零陵人也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軍又曰蔣欽字公奕九江人也拜右護軍又曰周泰字幼平九江人也拜漢中太守奮武將軍尚書曰予欲宣力四方

風雅則諸葛瑾張

承步騭以名聲光國

善曰諸葛瑾已見三國名臣頌吳志曰張昭長子承字仲嗣少以才學知名爲濡須督奮

威將軍又曰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孫權爲討虜將軍召騭爲主記權稱尊號代陸遜爲丞相誨門生手不釋卷蔡邕陳太丘碑曰紆佩金紫光國垂勲政

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岱以器任幹職可偉則虞翻陸

績張溫張惇以諷議舉正

向曰器才器也幹舉也諷議謀議以舉正國家之事也善曰吳志曰顧雍代孫劭

爲丞相平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隨能所任心無適莫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權稱尊號拜爲少府遷太常又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權拜裨將軍亮即位遷揚州牧又遷太司馬又曰呂岱字定公廣陵人也權拜上將軍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身奉公所在可述許慎淮南子注曰幹彊也虞翻已見三國名臣頌吳志曰虞翻數犯顏諫爭又曰陸績字公紀吳都人也孫權統事辟爲奏曹掾又曰張溫字惠恕吳郡人也權拜議郎徙太子

太傅其見信重吳錄曰張博字叔方吳郡人也德量淵懿清虛淡泊又善文辭孫權以為車騎將軍出補海昏令毛詩曰出入諷諫

咨沈珩以敏達延譽

善曰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使魏魏帝問吳王何等主也咨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

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吊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吳書曰雷宇德度南陽人拜騎都尉又曰沈珩字仲山吳郡人也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末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也曰何以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備豫文帝術善之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至少府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舉于四方

數則吳範趙達以機

善本祥協德機密災祥之事以合其德也協

合也善曰韋昭漢書注曰曆數占術也吳志曰吳範字文則會稽人也以修曆數知風氣聞於部中權以範為騎都尉領太史令又曰趙達河南人也修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孫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呂忱字林曰機祿祥也居天切天文志曰臣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如簿曰呂氏春秋曰荆人鬼而越人機今之巫祝禱祀之比也晉灼曰機音珠璣之璣

董龍陳武殺身以衛主

銑曰此二人皆死於王命

善曰吳志曰董襲字元世會稽人也為偏將軍曹公出濡須口襲從權赴之襲督五樓船往濡須口夜卒暴風樓船傾覆左右散走遠舸乞使襲出怒曰受將

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
改服臨殯又曰陳武字子烈廬江人也累有功劳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
從擊合肥奮命戰死
權哀之自臨其喪
駱統劉基彊諫以補過
向曰補君之過也 善曰

人也權召為功曹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多不待旦又曰劉繇長子基字幼輿權
為吳王基為大司農權嘗宴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
基諫爭翻以得免左氏傳士季謂晉侯曰謀無遺諍思舉不失策
善曰

詩云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
廣雅曰諍智也東觀漢記魯恭
上疏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
故遂割據山川跨制荆吳而與天

下爭衡矣
翰曰衡平也言與天下英雄爭平其功業 善曰爭衡謂角其

輕重也漢書公孫獲曰吳楚之王西與天子爭衡鄭玄周禮注
曰稱上
魏氏嘗
善本作 常字
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
濟曰魏氏

善曰漢書晁錯曰戰
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眾
銑曰鄧塞山名 言浮舟於下漢

勝之威氣百倍也
水名也水南曰陰聚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曰浮酈元水經注曰鄧

塞者即鄧城東北小山也先後因之以為鄧塞漢陰漢水之南也莊子曰子貢
南遊於楚
羽楫萬計龍躍順流
翰曰言羽楫者謂其疾也龍躍順流
過漢陰也
言船行速也
善曰羽楫言疾也用

獵曰杖鎔邪而羅者以萬計銳騎千旅虎步原隰向曰銳利也五百人爲一旅虎步言

周易曰見龍在田或躍在淵猛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言布兵陳於此處

也善曰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謨臣盈室武將連衡善曰

論語注曰衡軛也戎車武喟然有吞江許忽之志宇宙之氣而周

將所駕故以連衡喻多也

瑜驅我偏師黜之赤壁翰曰言曹操喟然而嘆有吞吳國平一天下之勇氣而周瑜爲偏將擊之大敗走退也許浦也

宇宙天下也黜退也赤壁江口戰處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水涯曰許也吳志

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公軍破退

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跡遠遁向曰喪失也轍車跡也言軍敗人亂遂失旌旗車行跡亂也收跡謂

收其敗餘之兵善曰左氏傳曹劌曰吾視漢王亦憑帝主之號帥巴

其轍亂望其旗靡鄭玄禮記注曰遁逃也

漢之民乘危騁變結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

地而陸公亦挫之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向曰

漢王謂劉備也備是漢景帝之後故依憑先帝王之號也巴漢蜀中也壘軍營壁也蜀將關羽守荊州孫權襲破之取荊州虜關羽劉備怨之遂伐吳備登馬

輦山吳將陸遜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圖謀也湘西則荊州地也陸公即遜也西陵馬輦山之東也大崩曰敗績劉備軍既敗遂濟于永安宮而劉備殂故云絕命續以濡須之寇臨川摧銳良曰後又續敗曹公軍於濡須濡善同向注推銳須水也寇敵也摧銳謂摧其鋒銳

也曹公懼而退走也善曰吳曆曰曹公出濡須作油船蓬龍之戰蓬龍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沈溺者數千人

子輪不反向曰子隻也輪車輪也言大敗隻車不還善曰魏志曰張遼之計陳蘭別遣臧霸至皖討吳吳將韓當逆戰于蓬龍楚辭曰及蓬

籠而下隕兮王逸曰蓬籠山名也公羊傳曰晉敗秦於穀匹馬隻輪無反者由是二邦之將喪氣挫鋒勢

血奴財匱濟曰血縮也匱乏也而吳莞善本作莞字然坐乘其敝故魏人請

好漢氏乞盟向曰莞然笑貌示寬樂也請好請和也漢氏謂蜀也乞盟謂乞為誓信不相伐也謂魏蜀畏懼也善曰論語曰子之武

城聞絃歌之聲莫爾而笑何晏曰莫爾小笑之貌在氏傳曰隱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又曰鄭伯乞盟請服

而立西屠庸益之郊北裂淮漢之浹銳曰孫權遂從天命升為尊而與魏蜀三分鼎足而立也

時足也屠裂也庸益蜀都也裂分也言吳北以淮漢二水為界漢水涯也善曰方言曰躋登也漢書蒯通說韓信曰今為天下之計莫若三分天下鼎峙而

立其勢莫敢先動也

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表

翰曰百越地名括通也表外也蓋言其土地廣

遠也善曰賈誼過秦曰南取百越之地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

於是講八代之禮蒐

所三王之

樂

銑曰八代之禮謂三皇五帝也三王謂夏殷周也字內既平講說禮樂以見成功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蒐閱也蒐與搜古字通三王夏殷周

也告類上帝拱揖羣后

向曰告類祭祀也帝天也拱揖羣后謂拱手以揖諸侯示無事也善曰尚書曰肆類于

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也尚書曰頒瑞于羣后典引曰欽若上下恭揖羣后

虎臣毅卒循江而

守

良曰虎臣言猛也毅卒言勇也循依也善曰毛詩曰進厥虎臣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漢書伍被曰彊弩臨江而守之

棘勁鍛

殺望風

必而奮

翰曰棘戟也鍛刀類颶風也奮振動也望風而動者勇於關也善曰爾雅曰棘戟也說文曰

鍛鉞有鐔也亦曰長刃牙刀之類也山列切

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下

濟曰庶尹百官也四民士

農工商也善曰尚書曰庶尹允諧孔安國傳曰尹正也衆官之長國語曰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又曰內史過曰無人工商各守其業以供其上

化協殊裔風衍遐圻

巨衣反翰曰協合也裔夷狄之國也衍行遐遠有界善曰左氏傳曰天子之地一圻杜預曰一圻方

千里圻界也言乃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向曰俾使也一介行人獨使也域方也言字內清平不用

戒焉獨使而撫巡於方也善曰左氏傳曰晉人使丹巨象逸駿擾於

外閑銑曰巨大也象獸名也逸駿良馬也言皆馴順育之於外閑也擾順也

閑明珠瑋寶具輝善本作於內府良曰瑋美也府庫也善曰周珍

現重跡而至奇玩應響音而赴濟曰珍瑰奇玩皆寶物也重跡謂遠方

君命速也善曰漢書息輶由軒騁於南荒衝朝蒲息於朝野韓

輶軒輕車也騁行也荒遠國也言使輕車行使安撫遠國也衝朝兵車也息於

北野謂不用兵戈也善曰楊雄答劉歆書曰嘗聞元代輶軒之使班固漢書

述曰戎車七征衝輶閑閑字略作輶齊民免于戈之患戎馬無晨

服之虞矣而帝業固矣向曰齊民百姓也晨服謂晨朝裝整戎服以備

謂之齊民老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爾雅曰虞度也太皇既没幼主

泣朝茲回肆虐皇皇聿興

銑曰大皇權也泣臨回邪肆縱也言幼主臨朝茲邪縱虐乃廢亮為會稽王立權弟

孫休為景帝也善曰幼主孫亮也良志曰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立為太子權薨即尊號尚書曰崇信茲回南都賦曰豺狼肆虐良志曰孫休字子拜權第

六子也專廢孫繼使宗正孫楷迎休即位薨諡曰景帝再獲詩傳曰聿遂也

良王也善曰廢苛憲法也守文良主謂孫休也善曰南都賦降及歸命

之初典刑未滅故老猶存謂老臣也皓即位十六年晉武帝伐吳皓

考降晉晉封為歸命侯善曰吳志曰孫皓降晉晉賜號歸命侯尚書曰尚有典刑毛詩曰召彼故老

熙朝左丞相陸凱以寒謬盡規名熙興也向曰寒謬正直也善

曰吳志曰孫皓即位拜陸抗大司馬荆州牧又曰陸凱字伯風吳郡人也孫皓遷為左丞相凱上表疏皆指事不飾忠懇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周易曰王

臣蹇蹇匪躬之故史記趙簡子曰大夫在朝徒聞而施績范慎以威重

唯子不聞周舍之蹇蹇謬盡規已見上文顯良曰施績字公緒遷將軍都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拜左大司馬吳錄曰范慎字孝節廣陵人也竭忠知己之君

綿三益之友時人榮

丁奉鍾

善本無鍾字

離斐以武毅稱

善曰吳志曰丁奉字承淵廬江人也

少以驍勇為小將亮即位為冠軍將軍魏將誕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左將軍黎與離音相近是一人但字

不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

善曰吳志曰孫皓以左右御史大夫丁固孟

生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當為三公乎卒如夢焉又曰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字易焉楚國先賢傳曰累遷光祿勳遂至三公

婁善本從木玄賀邵之屬掌機事

善曰吳志曰樓玄字承光沛郡人也孫皓用玄為宮下錄事禁中侯主殿

中事又曰賀劭字興伯會稽人也皓時為中書令漢官解故曰機事所總號令攸發也

元首雖病股肱猶良

善本作存

字翰曰元首君也謂孫皓股肱臣也謂上所述者也

爰及末葉羣公既喪然

後黔首有瓦解之患

善本作志字

皇家有土崩之變

良曰葉代也

曰黔首已見過秦論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上樂俗之人眾故諸侯無境外助此謂之瓦解又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

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也

歷

善本從日

命應化而微主師躡運而發

言歷數天命應其政化同為微弱也言晉帝乃踐躡運祚發兵而伐吳也善
日曆命曆數天命也主師謂晉師也言躡其運數而發也于寶晉紀曰咸寧五
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向揚州龍
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
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善本有

城池無藩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銑曰吳有堅地高山大川

籬溝阜之勢言易取也溝小渠水也阜小山也非有千輪雲梯之械智
善曰過秦論曰楚師深入鴻門曾無藩籬之難

伯灌激之害濟曰千輪班古之巧智人也作陵雲之梯以攻宋城將必

乃引汾水灌之城不沒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也激射也言吳非有
此事而自亡者蓋為君不明而有疑臣下之心故也善同濟注楚子築

室之圍燕人濟西之隊向曰楚子圍宋九月不剋遂築室反耕以守之

兵以伐齊破齊於濟西也隊謂兵之部宋乃降燕昭王使樂毅將兵及與韓魏楚趙之

伍言吳亦非有此患也善同向注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翰曰

十二月也夷滅也言晉軍之至不經十二日而吳之社稷已滅善曰左氏傳
君子曰莒恃其陋浹辰之間而楚剋其三都杜預曰于寶晉紀曰太康元年四
月王濬鼓入石頭吳主
孫皓而縛與櫬降于濬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善曰襄陽記張

涕字臣先襄陽人晉伐吳涕逆之吳軍大敗諸葛靚退走使過迎涕涕不肯去靚自牽之涕垂泣曰今日是我死日也靚遂放之為晉軍所殺韓子有孤憤篇司馬遷書曰世又夫曹劉之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不與能死節者也

之衆

良曰曹劉謂曹操劉備也言其將皆有雄略固非晉一世所能選及也言晉不如曹劉也銑曰向時之師謂晉軍也曩日之衆謂曹劉也言

晉之師不如昔日曹劉之衆

戰守之道抑有前符阻險

善本作險阻字之利俄然

未改而成敗質理古今詭趣何哉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

也向曰符法貿易詭變趣事也戰守之道自有古法且吳阻險之閒向亦未改然昔者曹劉之衆勝於晉兵而吳終成帝業今晉師不如曹劉而反敗吳國成敗易理古今事變何也則彼此政化有殊而授任羣臣有疑心故也彼謂孫權時此謂孫皓時言孫權任人不疑錯用人有貳也

辨亡論下

昔三王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楊而掩

善本交廣

翰曰漢氏謂劉備也東都賦曰自中夏以布德毛萇詩傳曰奄覆也

銑曰交廣郡名

善曰

曹氏雖功濟

諸華虐亦深矣其民怨

善本有矣字良曰曹操好殺戮故云虐深民怨善曰諸華已見上文毛詩序曰亡國之

音哀以思其民怨

劉公因險

善本有以字

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

善本有矣字濟曰劉

公即備也言因其險阻得增飾其智也可謂功少而風俗敝陋也善曰淮夫南子曰偽之生飾智以警愚范曄後漢書吳祐曰遠在海濱其俗誠陋也

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之以德聰明睿達懿度深善本遠

矣向曰太祖謂孫權也銑曰懿厚也言權有厚度量也善曰周易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

其求賢如不及恤

民如稚子

翰曰如不及者謂志慕之也恤憂也稚子小兒也善曰論語曰子見善如不及謝承後漢書曰延篤遷京兆尹卹民如子

善曰論語

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聲丹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

濬於係虜

良曰盛德之容謂禮節也聲亦盡也丹府謂赤心也濟曰戎行謂兵行伍之間也虜獲也善曰吳志曰呂蒙年十五六隨

鄧當擊賊策見而奇之引置左右張昭薦蒙拜別部司馬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江表傳曰權克荊州將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伏面著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帥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

卿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無古人之量邪便親以巾拭其面瀝起下地拜謝即以爲治中荆州諸軍事以咨之毛萇詩傳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量能授器不患權之我

曰識用也偏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誠心

恤憂也我欺猶欺我也言權推腹心信於人士不憂前人有欺銳曰不患難貴臣權勢所偏也翰曰魏大司馬曹休侵吳北邊權乃遣陸公征之權執鞭

鞠躬以送是則重陸公之威也陸公謂遜也良曰時曹公入荆州權盡委武衛之兵以濟益周瑜之軍也悉盡也武衛謂權之親近宿衛之兵也善同向

良卑宮非食善本有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已納謨士之筭日

菲薄也向曰披張也虛已者亦猶虛器將容受其物也言權開張其懷虛已受納謀臣之計也善曰論語曰禹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卑宮室而盡力乎

溝洫馬融曰菲薄也漢書曰李故魯肅主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效

善本作命翰曰周瑜薦魯肅才宜佐時權與語甚悅之衆賓皆退獨與肅對致字飲故云一面自託也士燮爲左將軍常蒙險阻以致其命也效致

也善曰良志曰魯肅字子敬臨淮人也權即召肅與語甚說之衆賓罷退獨引肅還合榻對飲又曰士燮字威彥蒼梧人也漢時燮爲緱南中郎將董督

郡領交趾太守孫權遣步騭為交州刺史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權加燮為左將軍燮遣子欽入質

之娛向曰張公謂昭也善曰良志曰張昭為軍師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為人君者謂能

駕御英雄驅使羣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賢員諸葛

之言而割情欲之歡銑曰諸葛諸葛瑾也情欲女子之感陸公之規

而除刑法之煩翰曰陸公謂遜也陸遜諫權緩刑而權從其言即除刑法之煩者善曰良志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

調權報曰君以為大重孤亦何利焉但不得已而為之耳於是奇劉基之

議而作三爵之誓良曰權會羣臣權自行酒虞翻揚醉而伏權欲殺之劉基諫而止乃勅戒左右曰自今已後醉後言殺者勿殺

議亦諫也三爵謂醉後也誓戒也善曰權既為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

翻伏地陽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

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士雖翻有罪天下屏氣跼蹐

孰知之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之

脊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濟曰子明呂蒙字也

呂蒙有疾權欲數見

其顏復恐勞其起動常穿壁瞻視之見其下食則喜不然則夜寢不安也屏氣
跼蹐謂窺壁之時恐其知聞而使其勞也屏息也跼蹐緩行也何謂伺候也
向曰將軍凌統卒權聞之哀不自止統有二子權內養於宮中與權子同分滋
味減其甘美之食以育養也善曰論語曰屏氣似不息者毛詩曰謂天蓋高
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跼吳志曰吊子明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廐所
以療護者萬方募邦內有愈蒙者賜金千斤欲數見顏色又恐其勞動常穿鑿
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嗟夜不能寐病小瘳為下
赦令羣臣卑賀後更增篤自親臨視陵卒權為之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乃列封
統二子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受待與諸

登壇慷慨歸魯子之功削

投惡言信子瑜之節

銑曰登壇謂權即帝位也慷慨雄壯之貌言即位之時顧謂羣臣歸功於魯肅也魯子謂肅也濟

曰諸葛瑾使蜀或人謂瑾與劉備相通權曰吾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
之不負吾猶吾之不負子瑜矣此則棄人惡言信其忠節削投謂棄也子瑜瑾
字也善曰吳志曰權既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欲嘗道此可謂明
於事勢矣時或言諸葛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
誓子瑜之不負吾

是以忠臣競盡其謀

善本作志士咸得肆力

翰曰肆用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文曰肆陳也

洪規遠略固不猷

壺

夫區區者也

厭安也區區小也言權大規遠略固不安此區區小國者將欲一統天下故也
善曰言其規略宏遠不安茲小國也左氏傳曰初楚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
吉投龜詎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也善曰

論語曰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

辭而不許曰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慊如也銑曰

郡名天子謂權也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即天子位而權不許也謂我何者言
天下以我無心存漢矣雖居宮室車服蓋如不足堪也慊不足也善曰漢書

末帝曰豫建太子謂天下何劉爰及中業天人之分既定百度之缺

粗精善本作粗脩字濟曰中業謂權中年之時天道人事既定謂三國各據
一方也則百法禮儀有所缺失者粗得增脩也善曰粗古粗字也事

昭漢書注曰粗雖醲化懿網未齒乎上代抑其體國經民之

具亦足以為政矣翰曰言雖醇醲之化美政之理以網羅天下則未列齒

化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地方幾萬里帶甲將百萬其野

沃其民練

向曰言吳地廣兵衆也帶甲謂兵也

銑曰練謂習戰事也

其器利其財豐東負滄海西阻險塞

良曰器謂兵器也濟曰負恃也

長江制

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

翰曰封域謂疆界也

國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

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御之有術

向曰御理也善曰陳琳為曹洪與文帝

書曰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論語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跡亦不入於室也

敦率遺典勤民謹政

銑曰敦勉

率循典法也言借使中才之人勉循孫權遺法也

循定策守常險則可

善本有以字

長世永

年未有危亡之患

善本有也字善曰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問長世尚書曰降年有永有永不永

或曰

吳蜀唇齒之國蜀滅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

與國而非吳人之存亡也

良曰援助也與黨也言蜀雖為藩籬之助為吳國之朋黨然吳之存亡不由蜀也善曰

左氏傳富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也漢書項梁曰用假與國之王也如淳曰相與友善為與國黨與也

何則其郊境之

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

濟曰其險狹無行車之路也長轂兵車也善曰轂梁傳曰長轂五百乘

范甯曰長轂兵車也

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

過千夫

向曰開行陣不過千人亦言地狹雖人衆無施用也善曰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舳舻千里前

驅不過百艦

胡減反翰曰舳舻船也艦戰船也不過百艦言水狹也善曰漢書曰自尋陽浮江舳舻千里李斐曰舳船後持拖處也

舳船前頭刺擢處也言其船多前後相銜千里不絕也

故劉氏之伐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

良曰劉氏謂備也陸公謂遜也孫子兵法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擊其首則尾至言劉氏伐吳之時陸遜比蜀兵爲長蛇者言其地狹首尾不得相救其勢合然也善曰蛇鬪以首尾救故銳師百萬而無所施也

昔蜀之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

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變

翰曰謂吳朝臣見蜀亡恐禍將及吳或謀欲積石以遏江水令流迅以爲險阻機械

兵器之總名也善曰戰國策曰八輪班爲攻宋機械

天子總羣議

善本作誼字而咨之太司馬陸

公

善本更有公字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

銑曰天子謂權也總集也咨問也 濟曰陸公謂抗也抗言江水四瀆也無遏

絕之理謂不可積石以險流矣四瀆江河淮濟也宣通也 善曰國語太子晉

曰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道其 而機械則彼我之

氣韋昭曰聚聚物也高山陵也下數澤也疏通也

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楊而爭舟楫之用是

天贊我也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 向曰言彼此皆有機械也 銑

其所長以就水戰是屈其力也晉人又即於荆楊二州而爭我舟楫之用其不

善用舟必速覆敗是天助贊吳也則當守峽山之口以待禽耳 善曰漢書晁

錯曰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左氏傳 逮步聞之亂憑寶城以

子魚曰勦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

延彊寇重資負幣以誘羣蠻 翰曰西陵督步闡叛吳降晉憑據堅城

同為背叛也寶猶堅也 善曰國語單穆公曰量資 于時大邦之眾雲

幣戰策曰荆軻至秦持千金之幣厚遺中庶子蒙嘉

翔電發懸旌江介築壘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

巴漢舟師沿江東下 向曰大邦謂晉也作此論之時吳已亡機仕於晉

故云大邦也介間也築壘謂作軍營壁也遵繞也

言晉六守吳要害如襟帶束於身也又以蜀中兵涉江而東下至於吳順流而
下曰公善曰雲翔言眾也戰國策頓子說秦王曰今楚魏之兵雲翔而不敢

扶然此雲翔與戰國微異不以文害意陸公以偏師二萬北據東坑

也毛詩曰鴻飛遵渚毛萇傳曰遵循也善曰東坑在西陵步圍城深溝高

苦衡反良曰陸公謂抗也東坑謂海也善曰東坑在西陵步圍城之北其迹並存

東北長十餘里陸抗所築之城在東坑上而當圍城之北其迹並存

壘按甲養威反虜宛於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

敗績宵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禦水軍東西同

捷獻俘萬計濟曰反虜謂步圍也宛跡謂俯伏也北窺謂投晉也翰

取人曰俘獻謂獻生虜於君善曰吳志曰西陵督步圍據城以叛遣使降晉

陸抗聞之因部分諸軍吳彥等徑赴西陵勅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內

以圍圍外以禦寇圍備始合晉巴東監軍徐滂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

至西陵抗令張威固守其城公安督留慮距滂身率三軍憑圍對肇肇攻至月

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敗滂等引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左

氏傳曰僖二十年晉侯敗楚師于城濮還師歸國獻俘授馘杜預曰獻楚俘于

廟俘即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向曰言陸抗之謀豈欺詐於君也

囚也善曰孟子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

也

周公豈欺我哉自是烽燧罕警言封域實虞
翰曰自陸公一捷則烽火之修希有警動而疆界少其虞備也

善曰言少有陸公沒而潛謀北吳豐深而六師駭
良曰言陸抗亡沒之後而蓋潛

謀伐吳自此而始孫皓無道瑕釁日深而六軍夫太康之役眾未盛乎
於是警駭也北始也善曰倉頡篇曰駭警也

曩日之師且魏蜀兵盛而吳敗之今晉兵不如魏蜀而吳滅者由陸公亡

沒後無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
翰曰孫皓天紀三年郭馬反殺廣州刺史當時禍患

亦少於魏蜀之難而廣州遭亂豈不由無良臣而邦家顛覆宗廟為

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
銑曰人之云亡謂陸公亡也殄盡瘁病也言邦家顛

覆宗廟為丘墟者蓋以陸公亡而邦國之人盡病易曰湯武革命命順

乎天臣曰亂不極則治不形
世而見善曰周易革卦之辭也太玄經

曰陰不極則陽不生言帝王之因天時也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

亂不極則德不刑

地利

善曰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趙岐曰天時五行三相孤虛之屬

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

國言為國之恃險也

向曰恃險則地利也善曰周易坎卦之辭也

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

德不在險言守險之由人也

善曰史記魏武侯曰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吳之

興也參

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

翰曰言吳之興也天時地利人和三者並用也

參三也由用也孫卿謂卿子也合其三者謂道合於天地人善曰孫卿子曰天有其時地有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合所以參而顛其所參則惑矣

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謂捨

善本作捨字

其參者也

良曰捨其天地

人三者之理也

夫四州之氓

善本作萌字

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後也

濟曰四州

荆楊交廣皆吳地也氓謂百姓也俊謂賢俊人也

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

翰曰勁利

之器兵

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興而禍遘

善本有者字

何哉所以用

之者失也

向曰先政謂權之政化也遘及也用之者失謂任羣臣有疑貳之心故禍及也

是故先王達經國

之長規

銑曰先王謂古先帝王也

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致

人和寬冲以誘俊人

善本作人字

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

銑曰誘進也俊

人謂賢人也士人謂百姓也

是以前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及其危也則非

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危與下共患則

其難不足恤也

翰曰上行其惠而及其下下效其節以匡於上上下下和而君臣之道悅則雖危亡患難之事蓋不足憂也善曰孝

經鉤命決曰天有顧眄之義授圖子黎元也

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固其土宇變秀

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

向曰言人君能使上下和而君臣不疑者以能安社稷固

土宇則長無喪亡之患也微子將朝周過般故都見麥秀蘼蘼曰父母之國宗廟社稷無所立也乃志動心悲周大夫行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歌黍離

之詩若殷周長有正道則無此悲痛之事也愍痛也善同向注

文選卷第五十三